




PHILIP DICK
科幻小说

模拟造人

We Can Build You

菲利普·迪克 著 王斌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

模拟造人

We Can Build You

菲利普·迪克 著 王斌 译



PHILIP K. DICK

迪克科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模拟造人/(美)迪克著;王斌译.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8

(菲利普·K.迪克科幻作品集)

ISBN 7-5343-5243-6

I. 模... II. ①迪... ②王... III. 科学幻想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20120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0—2002—004号

We Can Build You

© 1972 Philip K. Dick

Chinese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ror International,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模拟造人
作 者 菲利普·迪克
译 者 王 斌 王 宇
封面设计 申占君
插 图 郑沙沙
责任编辑 陈彦理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马家街31号(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1088.com.cn>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厂 址 南京市张王庙88号(邮编210037)
电 话 025-85521756
开 本 670×1000毫米 1/16
印 张 14
字 数 205000
版 次 2005年10月第1版
2005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43-5243-6/G·4938
定 价 23.60元
邮购电话 025-85400774,8008289797
批发电话 025-83260767,83260768,83260760
盗版举报 025-83204538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欢迎邮购,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

目 录

第一章	(1)
他的身子前仰后合，长长的食指对着我指指点点，“我们现在都到太空了，我们要到外星球上去！人类再也不能墨守成规了，你听到了吗？”	
第二章	(7)
听着，我们要废除战争，取而代之的，是每隔十年举行一次美国内战纪念活动，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让罗森工厂提供全部内战参与者，提供每一个参与者，通过制作模拟人。	
第三章	(17)
她似乎就是一件死亡之舞的作品，以一种怪异的方式生存着，可能她根本不吃普通的固体或液体的食物……	
第四章	(30)
尽管巴罗斯是个有钱的工贼，但他也不失为一个精明的商人，给模拟人项目提供资助的最佳人选莫过于他。	
第五章	(39)
我是普丽斯的一个模拟人。是的，曾经有个路易斯·罗森，但是再也不会了。现在只有我。万一我有什么差池，普丽斯和默里会用打孔指令磁带再造一个新的。	
第六章	(47)
我再一次体会到第一眼见到斯坦顿的感受：在很多方面他比我们更像人，比普丽斯、默里甚至我——路易斯·罗森都像。	
第七章	(55)

它已经从我们无法经历的一种混沌状态中被剥离出来，孤零零的。也许我们都曾静静地躺在那种混沌状态里。对我们来说，这种裂变早已成为过去，而对这个林肯来说，它却刚刚发生——现在也正在发生着。

第八章..... (65)

“我们像上帝似的，”普丽斯说，“我们所做的事很像，我是说我们的伟大任务。斯坦顿和林肯，新族类……但是，给了他们生命，我们自己却空了。”

第九章..... (83)

疯狂的巴罗斯，疯狂的计划，“我们将收购总统林肯……”布兰科笑着，看起来很兴奋，像一只饥饿而又自信的猫似的。

第十章..... (103)

推动他采取行动的是贪婪，推动我们的是恐惧，我们要继续下去，无论如何，这次到了摊牌的时候了。不是同意，就是拒绝。

第十一章..... (119)

背叛！普丽斯用冷漠回敬了这恶狠狠的瞪视，什么事都不能激怒她了，在危机面前，她甚至更冷酷，更有效率，更有领导性。

第十二章..... (129)

没有普丽斯，我会慢慢萎缩，直到我什么也不是，最后像一只虫子似的，在后院中死去，无人理会、无足轻重……

第十三章..... (141)

我的脸绝对冷漠，没人能猜出来，我的内心正在被撕咬，被欲望的虫子咬噬，而这欲望，便是对普丽斯的爱。

第十四章..... (158)

即使去恨整个世界，也要比这滋味好受些。如果有个人能帮我，那这人就是林肯。

第十五章 (167)

很明显,我别无选择了,我必须面对普丽斯,做一个决断。

第十六章 (172)

她听到这话,笑了,那是透过巨大的痛楚和忧伤传出来的笑,我突然觉得——仅仅是一瞬间的感受——我在林肯身上所看到的抑郁原来是来自于她。也许,她并不知道。

第十七章 (191)

我看着街道在身边匆匆而过,我看到的每一个女人看起来都是普丽斯,每次我都以为是,但每次都不是她。精神健康局并不能治疗我。

第十八章 (205)

我康复了,我重新拥有了一切,却没有得到普丽斯。在卡萨宁诊疗所那巨大建筑的深处,她在那里,不去想我,也不想任何事情。

第 一 章

他的身子前仰后合，长长的食指对着我指指点点，“我们现在都到太空了，我们要到外星球上去！人类再也不能墨守成规了，你听到了吗？”

我们的销售技巧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日臻完善。首先，我们在各地报纸的分类信息栏做广告：

为免运回俄勒冈州之苦，现跳楼价甩卖回收的古钢琴、电子管风琴，全新。现金或信用良好的本地信用卡支付均可。联系人：俄勒冈州安塔罗镇弗朗兹姆钢琴公司信用部经理洛克先生。

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在报纸上做着这样的广告。公司的全部经营活动沿着西部各州、在一个接一个的城镇次第展开，内陆最远延伸到科罗拉多州。这套方法是我们科学而又系统地开发出来的：以地图为准，一路横扫下去，一个城市也不落下。我们有四部涡轮式发动机的卡车，每辆车配有一个司机，这些车经常性地在路上忙碌着。

总之，我们先做广告，比如在《圣拉斐尔独立日报》上打出广告，随后，我们在俄勒冈州安塔罗的办公室很快就会收到从各地源源不断寄来的邮件。我的合伙人默里·洛克负责打理这一切。他把信件分类，整理出客户名单，然后，当某个地区（比如在圣拉斐尔区）签合同的客户数量达到一定程度时，他就在晚上给卡车司机发去电报。比方说，卡车司机弗莱德当时正在缅因县，他接到电报后，就取出自己的地图，按一定顺序标出需要打的电话。然后，他找到一个投币电话，给第一个潜在客户打去电话。

与此同时，默里已经给每一位按广告来函的人寄出一封航空信：

亲爱的××先生：

收到您对我们《圣拉斐尔独立日报》发布广告的回复，不胜感激。本公司负责处理此事的人现正在出差，因此，我们决定将您的姓名、住址以及您的具体要求转发给他，便于他与您联系，向您提供详细信息。

这封信不停地发下去，迄今已有多年的时间，它为公司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最近以来，电子管风琴的销售却在走下坡路。有例为证，不久前，我们还在瓦列霍地区卖出四十部古钢琴，但却连一架电子管风琴都没卖出去。

于是乎，就销售而言，古钢琴明显占了上风，和电子管风琴之间形成巨大的反差。这样一个巨大的反差，最终导致了我和我的合伙人默里·洛克之间的一次长谈，那次谈话火药味十足。

那天我到达俄勒冈州安塔罗时，天色已晚。这之前，我一直在南部圣莫尼卡市跟几个所谓的社会改良家打交道。他们请来执法官员，调查我们的企业还有我们的经营方式……简直是胡搅蛮缠，结果当然是徒劳无功，因为我们完全是合法经营。

安塔罗既不是我的家乡，也不是公司里任何人的家乡。我的老家是堪萨斯州威奇托瀑布。上高中后我就搬到了丹佛，后来又搬到爱达荷州的博伊西。从某种意义而言，安塔罗可算是博伊西的一个郊区，它靠近爱达荷州的州界——穿过一座长长的铁桥就到了俄勒冈州，安塔罗这里地势平坦，俄勒冈州东部的森林并没有延伸到这边，人们经营着自己的农场。这里最大的工厂就是俄勒冈—爱达荷土豆馅饼厂，它的电子部尤为知名。这儿还有一大批日本农民，二战时移民过来的，种植洋葱或者别的作物。安塔罗空气干爽，房产很便宜，当地人都到博伊西去买大件商品。博伊西是个更大一点的城镇，可我不喜欢，因为在那里没法吃到地道的中国菜。博伊西靠近原先的俄勒冈铁路，这条铁路横穿博伊西，一直通向夏延市。

我们的办公室就在安塔罗镇中心的一座砖楼里，对面是家五金店。砖楼周围长满了蝴蝶花，从加利福尼亚州和内华达州沿着沙漠中的公路一路驶来，蝴蝶花的颜色看起来煞是赏心悦目。

言归正传,那天我把我那灰头土脸的雪佛来敞篷车停稳之后,就穿过人行道,来到我们的办公楼前,门前是醒目的公司标志:

梅萨公司^①

公司名称中的四个字母分别代表 MULTIPLEX ACOUSTICAL SYSTEM OF AMERICA^②。因为我们经营的是电子管风琴厂,所以才想出这么个跟电子类沾边的名字,而由于家族的瓜葛,我又和这家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弗朗兹姆钢琴公司这名字是默里起的,就名字本身来说,它倒是更符合我们的卡车式经营。弗朗兹姆是默里当初在老家时的姓,现在的姓洛克则是他自己起的。我叫路易斯·罗森,这是我的真名。罗森在德语里是“玫瑰”的意思^③。有一天我问默里“弗朗兹姆”是什么意思,他说作“妇女”解。我又问他,洛克这名字是怎么来的。

“我闭上眼,摸一卷百科全书,正好摸到‘洛克到萨巴德’^④。”

“你错啦,”我说,“你应该叫默里·萨巴德。”

我们楼下的大门自1965年起就伫立在那儿,按说该换新的了,可没办法,我们没有这笔钱。我推开这扇虽然厚重但开关却还算灵活的门,走到电梯跟前,电梯也是那种老式的自动机器。一分钟以后,我走出电梯,到了楼上的办公室,只见公司里的人都在高谈阔论着。

“咱们跟不上潮流啦,”默里一见到我便这么说,“咱们的电子管风琴没人要了。”

“你说错了,”我说,“实际上,市场潮流是奔着电子管风琴去的,因为这正是美国在空间探索中所走的路线:电子化。走着瞧吧,十年之后,就算我们怎么巴望,也别想卖出去一部古钢琴,它快成了过时的古董啦。”

“路易斯,”默里说,“请你看看我们的竞争者都干了些什么。没错,电子管风琴可能是在进步,但这进步不属于我们。看看汉默斯坦气氛

① MASA的音译。

② 意为美国多元声音系统。

③ Rosen的音译。

④ 此处原文为“Rock to Subud”,系指百科全书中按字母顺序分类的单词。

管风琴^①，再看看人家瓦特菲尔·欣乐公司。你再告诉我，凭什么会有人像你一样，只要能敲出几个音符就知足了。”

默里高高的个子，有着甲状腺机能亢进患者所特有的激动情绪。他的手常常会发抖，而且食物消化得奇快无比。他正在服药，如果这些药片仍不管用，总有一天，他得服用放射碘。要是他站直了，身高会有六英尺三英寸。他有满头黑发，或者说曾经有过满头的黑发，很长但却日渐稀疏，他那双大眼睛里总是充满不安的情绪，就像周围的一切都不对劲似的。

“好乐器不会没人要的。”我对他说。然而，有一点却不幸被默里言中了。60年代中期大量的脑电图研究以及潘弗雷德、雅各布逊和欧兹从事的深部电极技术，尤其是他们对大脑中部的新发现使我们缴了械。研究表明，下丘脑是人类的情感所在地，而我们在开发和营销我们的电子管风琴时，却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我们的罗森工厂从未进行过选择性频率的短程振动尝试，但这种振动却能够刺激大脑中部的某些特定细胞，而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意识到。虽然将线路上的转换开关改为八十八个黑白键不过是举手之劳，但这却无比重要。

像大多数人一样，我也曾经在汉默斯坦牌气氛管风琴的键盘上小试身手，而且，我也喜欢那种感觉。但是那并没什么创意可言。不错，人们的确可以在那上面敲出音符的新排列组合来刺激大脑，从而产生全新的、从未体验过的感受。从理论上说，你甚至可以通过这些新的音符组合，将你带入所谓神秘的境界。汉默斯坦公司和瓦特菲尔公司在这一点上都做得相当出色。但，那不是音乐。那是逃避。又有谁会想要这种逃避？

“我想要。”早在1978年12月默里就这么说过。并且，他还真就去雇了一个被联邦航天局除名的电子工程师，希望他能帮我们造出一个能够刺激下丘脑的新版管风琴。

但是，鲍勃·邦迪纵有满腹电子天才，对管风琴却一无所知。他曾给政府设计过模拟人的电路。模拟人就是人造人——我一直把它们当作是机器人——它们是用于月球探险的，不时地从卡纳维拉尔角发送上天。

^① 原文为“Mood organ”，作者自己发明的词汇。

邦迪离开卡纳维拉尔角的原因至今仍是谜。他喝酒，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天才能力；他也乱搞女人，但是我们谁都会乱搞女人。他被开除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启用他安全系数太低，邦迪压根也不会想到这世界上还有政治观念这一说。我说用他不太安全，是因为他看上去有那么点青春期痴呆症的痕迹。换句话说，他一不小心就会走丢了。他的衣服总是脏兮兮的，头发乱蓬蓬的，胡子也不刮，而且，他从不直视你的眼睛，还总是咧着嘴傻笑。联邦心理健康局的精神病专家称此为**无可救药**。如果有人问他问题，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有语言障碍。可是，当他用起他的手来——他可绝对是个行家。他能胜任他的工作，而且做得相当不错，所以，麦克海斯顿法案对他并不适用。

然而，在邦迪给我们干活的这几个月，我没看到他发明任何东西。因为我一直出差在外，所以默里跟他在一起越发显得忙碌。

“你之所以维护那个电子键盘的夏威夷吉他，只有一个原因，”默里对我说，“就是因为你老爸和你弟弟是造这个的。所以，你才不肯面对事实真相。”

我回答他说：“你这是对人不对事。”

“犹太法典派学究，”默里反唇相讥。很显然，他——实际上是他们所有人——都满腹经纶，当我还开着车在路上辛苦奔波的时候，他们却已经遍读古波旁王朝的著作了。

“你是不是想结束合伙关系？”我问道。在那个当口，我可不是在开玩笑，因为醉醺醺的默里口齿不清地诋毁着我父亲、我弟弟还有我们在博伊西的拥有十七名员工的罗森电子管风琴厂。

“我是在跟你说从瓦列霍来的消息，我是在说围绕我们主要产品的死亡怪圈，”默里说，“即使它有六十万种可能的音调组合，甚至有些是人听都没听过的，它也照样要完蛋。你跟你们家人一样，都是短视鬼，就认准了你们那电子玩意制造出来的天外噪音。你们竟然还有胆量叫它乐器！你们罗森家的人，没一个是长耳朵的！即使你白给我一架一千六百块钱的罗森牌电子管风琴，我都不要，我宁可要一套振动器。”

“好吧，”我大叫道，“就你正宗！告诉你，不是六十万，是七十万！”

“那些乱七八糟缠在一块儿的电路就只能发出一种声音，就一种，”默里说，“不管你怎么去改进，它本质上就是一个口哨。”

“人们还可以用它来作曲。”我给他指出这一点。

“作曲？就用那玩意？我看倒像是跟给根本就不存在的病开药方一样！我说路易斯，要不就一把火烧掉你们家生产那玩意的工厂，要不就干脆他妈的转行。改做些新的、有用的东西，做一些让人类在痛苦的上升期还能靠得住的有用东西。听到了吗？”他的身子前仰后合，长长的食指对着我指指点点，“我们现在都到太空了，我们要到外星球上去！人类再也不能墨守成规了，你听到了吗？”

“我听到了，”我说，“不过我记得，你和鲍勃·邦迪本该为我们面临的问题找到新的解决之道，那都是几个月前的事了，可到现在你们什么也没做出来。”

“我们做出来了，”默里说，“你看到它就会承认，它绝对是面向未来开发的。”

“给我看看。”

“好啊，我们开车去趟工厂。你老爸和你弟弟切斯特都应该有份儿，那样才算公平，因为需要他们来制造它。”

邦迪手里端着酒，用他那一贯的躲躲闪闪、暧昧不清的方式，冲我咧嘴傻笑。类似这样的人际交流可能会让他感到局促不安。

“你们这些家伙会毁了我们的，”我跟默里说，“我已经感觉到了。”

“要是我们死抱着你们的沃尔夫冈·蒙特维尔第电子管风琴或者是这个月你弟弟切斯特迷上的任何玩意不撒手的话，”默里说，“我们照样会面临灭顶之灾。”

我无话可答，给自己倒了杯酒，有些郁闷。

第 二 章

听着，我们要废除战争，取而代之的，是每隔十年举行一次美国内战纪念活动，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让罗森工厂提供全部内战参与者，提供每一个参与者，通过制作模拟人。

马克Ⅶ型美洲豹轿车是一款古老而又庞大的白色轿车，属于收藏家喜爱的那种款式，带防雾灯，散热器的护栅颇像劳斯莱斯的设计，天然手工打磨的胡桃木组件，真皮座椅，车里有许多内车灯。默里将他这部无价之宝——1954年产的马克Ⅶ保存得完好无损，调理得服服帖帖，但在安塔罗和博伊西之间的高速公路上开的时候，时速就是没法超过九十英里。

无精打采的老爷车速度让我坐立不安。“听着，默里，”我对他说，“我希望你现在就给我解释一下你们的设想。现在立刻就说给我听，尽可能用你的语言给我描述一下。”

默里开着车，吐出一口柯罗那运动牌雪茄烟，向后仰了仰身子，说道：“这些日子，美国人脑子里想的是什么？”

“性。”

“不对。”

“那就是抢在俄国人之前控制太阳系内的行星。”

“不对。”

“好吧，那你来告诉我。”

“1861年内战。”

“天哪，你饶了我吧。”我说。

“是真的，老兄。那场州与州之间的战争一直徘徊在这个国家人们的脑子里，告诉你为什么吧，那是美国人亲身参与的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史诗性事件，这就是为什么，”他对着我喷了口柯罗那运动牌雪茄烟，“它

让我们美国人成熟起来。”

“我脑子里可不是这么想的。”我说。

“我可以在美国的任何大城市的繁华地段把车停下来，随便揪住十个美国公民，如果我问他们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十个人里边有六个人会说‘1861年美国内战’。自从六个月前明白这事以后，我就一直在琢磨这意味着什么，我可是从切实可行的角度来研究它的。它对梅萨公司有着重要意义，我是说，如果我们足够机敏，想让它对我们公司有重大意义的话。大概十年前举行了一次内战百年纪念活动，你还记得吧？”

“记得，”我说，“1961年。”

“那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失败。就那么几个人走到大街上，重演了几场战役，实际上一点意义也没有。你看看后座上的东西。”

我打开汽车内的车灯，转过身去，在后座上看到一个长长的、用报纸包裹起来的纸板盒，形状有些类似商店橱窗里的假人，就是那种仿真模特。从它的胸部没有起伏来看，我断定这不是个女的。

“这是什么？”我问。

“就是我一直做的东西。”

“什么！我在外边开辟新的市场，你就在家干这个！”

“没错，”默里说，“到时候，它会被人们永远铭记在心，超过任何古钢琴或者电子管风琴的销售，你想破了头都不会想到。”

他强调性地点点头：“好了，你听着，等到我们到博伊西时，我不想让你老爸和切斯特来为难我们。所以，我才会现在先告诉你。后座上那玩意对我们，对任何一个碰巧发现它的人来说，都要值十亿美元。我打算途中停一下车，演示给你看看，也许停在快餐店，也许在加油站，总之，只要是轻松随意的场合就行。”默里看上去相当紧张，他的手抖得比平时更厉害了。

我说：“你敢肯定那不是个假路易斯·罗森吧，你不会拿它把我打昏过去，让它取而代之吧？”

默里怪怪地扫了我一眼：“你怎么会那么说？不，我不是那个意思，不过巧了，你说的还真沾点边，伙计。看来，咱俩脑袋里的劲儿还得往一块儿使啊，就像过去那样，像七十年代初，那会儿咱们还是菜鸟，初出茅庐，除了你老爸和你那个人见人躲的弟弟，没别人支持帮助我们。我总想，切

斯特干吗不当一个治牲畜的兽医，他原来不是想当的吗？要是那样，对我们大伙儿可能会更安全一些，我们就能省不少的事。可他却却在爱达荷州博伊西市开了家古钢琴厂。简直是疯了！”他摇着头说道。

“你们家可是连这都没做过，”我说，“你们家什么东西也没建成过，也没创造过什么。他们不过是些经纪人，服装业界蹩脚的掮客而已。我是说，在我们生意刚起步的时候，他们帮我们做了些什么，像切斯特和我老爸那样？我想知道后座上那个傻乎乎的东西是什么，我不想在加油站或者快餐店停车。我有种强烈的直觉，你就是想把我套进去，或者干点什么类似的事。我看还是继续开车吧。”

“我没法用语言来跟你形容它。”

“你当然可以，你是个一流的、能把死人说成活人的天才艺术家。”

“好，那么我就告诉你那个内战百年纪念活动为什么失败吧。因为原来那些曾经参战、为国捐躯的人都死掉了。没人能活到一百岁，即便能活到一百岁，也成了废物——他们不能战斗，连枪都拿不住了，我说的对吧？”

我说：“难不成你在后座上放着个木乃伊，或者是恐怖电影里说的那种‘永生的怪物’？”

“我来告诉你那是什么吧。后座上用报纸包着的，就是埃德温·M. 斯坦顿。”

“是谁？”

“他是林肯的陆军部长。”

“哦！”

“是的，是真的。”

“他什么时候去世的？”

“很久以前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

“听我说，”默里说道，“后座上的，就在那儿，是我的一个电子模拟人。我造出来的，或者说，是我们让邦迪造出来的。花了我六千美金呢，不过它确实值这么多钱。咱们在路边咖啡店或者加油站停一下，就那儿，我给你打开它，演示给你看，这是惟一的方法。”

我觉得浑身汗毛倒竖：“你还真得给我看看。”

“老兄,你觉得这只不过是个什么小把戏,是吧?”

“不,我觉得你绝对是认真的。”

“我就是认真的,”默里说。他开始减速,打开转向灯:“我要在汤米的意大利美食店那儿停车。”

“然后呢,怎么演示?”

“我们解开它的包装,让它和咱们一起走进去,点一份鸡肉火腿比萨。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演示。”

默里把他的美洲豹停好,过来爬进车后座。他开始从这个人形的包裹身上撕去报纸,如我所想,出现在面前的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先生,他闭着眼睛,蓄着白胡子,穿着式样过时的衣服,双手叠放在胸前。

“等你看到他给自己点比萨饼的时候,”默里说道,“你就会知道这个模拟人多让人心服口服。”他开始捣鼓这玩意背后的开关。

突然间,这张脸显出厌烦但又忍耐的表情,它低声说道:“朋友,如果可以的话,能否请你把手从我身上挪开?”它把默里的手从它身上拨开。默里冲我扮了个鬼脸。

“看见没?”默里说。那东西慢慢坐了起来,慢条斯理地掸了掸身上的灰尘。现在,它的脸上带着一种严厉的、报复般的神情,就好像它觉得我们伤害了它,是我们让它筋疲力尽,然后又把它击昏过去,而它现在正在恢复过来似的。我现在知道了,汤米的意大利美食店柜台的人肯定会被糊弄过去,还真不赖。我同时也意识到,默里已经把他想说的说明白了。若不是我亲眼看到它苏醒过来,我会觉得这只不过是个穿着过时的衣服,蓄着白色连鬓胡子,盛怒之下掸了掸身上灰尘的上了年纪的老先生而已。

“我明白了。”我说。

默里打开美洲豹的后车门,那个埃德温·M. 斯坦顿的电子模拟人从车里钻了出来,站在外面,姿势还挺威严的。

“它有钱吗?”我问。

“当然有,”默里说,“别问这些鸡毛蒜皮的问题,这是你所面临的最最严肃的一件事。”我们三个人穿过碎石铺成的路的时候,默里继续对我说道:“我们公司整个的经济未来,还有美国的经济未来都会和这有关。十年以后,你就可能因为面前的这个东西财源滚滚。”

我们三人在餐馆里要了份比萨饼，饼边缘的面包屑烤糊了。埃德温·M. 斯坦顿大声抱怨，不断地朝餐馆老板挥舞拳头，简直成了餐馆一景，一直到我们最后付款离开才算告一段落。

此时我们已经比原计划晚了一个钟头，我开始想，我们究竟还能不能开到罗森工厂去。于是，当我们返回美洲豹里时，我让默里加速。

“要是给它加上新出的那种火箭机油，”默里边说边发动了车子，“这部车时速能到二百。”

“别无谓地冒险，”车子冲到路上的时候，埃德温·M. 斯坦顿用有些愠怒的声音跟他说，“除非你得到的好处要比失去的多得多才行。”

“你也一样。”默里跟它说。

爱达荷州博伊西市的罗森古钢琴和电子管风琴厂并不起眼。因为这座建筑虽然从技术角度上被称为是工厂，实际上只是一层平房，看上去就像个单层蛋糕。工厂的后面是个停车场，悬在办公室上方招牌上的字是用硬塑料做的，颇有现代气息，后面是凹进去的红色灯泡。只有办公室装有窗户。

这么晚了，工厂黑乎乎的，门都关了，一个人影也见不着。我们继续往前开到住宅区。

“你觉得这个小区怎么样？”默里问埃德温·M. 斯坦顿。

那玩意身体笔直地坐在美洲豹的后座上，咕啾了一句：“实在不怎么样，不足为道。”

“听着，”我说，“我们家之所以要住在博伊西工业区附近，是为了离工厂近些，步行很快就能到工厂。”听着一个纯粹的冒牌货来批评真正的人类，我就来气，尤其不能忍受它批评像我父亲这样高尚的人。至于我弟弟——古钢琴和电子管风琴业界的切斯特·罗森，除了他本人之外，还真难找到这种程度的基因突变产物。人们管他叫“特殊出生人”。对他这样的人，在无数的领域里都存在着无数的歧视和偏见……大多数社会地位较高的职业都与他们无缘。

罗森家族的人对切斯特也一直极为失望。他的眼睛长在鼻子下方，而他的嘴却占了属于眼睛的位置。他和当今世上所有与他相似的人之所以长成这个模样，都要归咎于五六十年代的氢弹试验。我记得我还是个